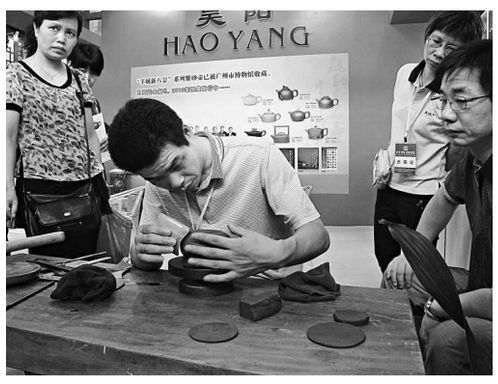
穗辦紫砂陶瓷文化節

▲紫砂壺「楚漢風韻」叫價四十八萬元人民幣



▲紫砂工藝大師現場演示紫砂壺製作

【本報訊】**記者黃裕勇廣州報道**：一把名爲「楚漢風韻」的紫砂壺叫價四十八萬元人民幣，這把由宜興工藝大師季益順製作的紫砂壺精品，表現的是陽剛和男性風格。在廣州舉行的「紫砂・陶瓷藝術文化節暨工藝美術精品展」上，紫砂工藝品價格飛升讓我們領略到內地紫砂工藝品投資的熱度，多位來自宜興的紫砂工藝師預計，這股收藏熱在短期內還會持續。

由廣東省工藝美術協會、宜興市陶瓷行業協會、廣州南方茶葉商會聯合主辦的「第二屆廣州紫砂・陶瓷藝術文化節暨工藝美術精品展」於八月四日至七日在廣州錦漢展覽中心舉行，由於近年來內地紫砂工藝品價格上升，該展覽受到廣東紫砂收藏界的追捧。

本屆文化節以傳承中華紫砂、陶瓷藝術文化，展現各類優秀作品爲主題，匯集了全國各類紫砂、陶瓷精品參展，設有五百多個展位，展品達二萬多件，其中來自宜興、潮州、景德鎮、廣州、醴陵、德化、汝州等紫砂、陶瓷主產區專家的作品逾萬件。汪寅仙、丘玉林、季益順、曹婉芬、謝金英等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王國祥、蔣彥、范建軍、朱建偉等高級工藝美術師，以及其他工藝美術師近六百人參展。

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汪寅仙說，自己從事紫砂壺創作五十年，現在紫砂工藝品價格確實較高，這緣於投資氛圍和收藏界的信心。

文化節還舉辦第二屆「紫砂杯」紫砂陶瓷藝術作品評選活動，市民可目睹評選過程及獲獎作品的風采。爲讓廣大市民更了解紫砂陶瓷文化及相關問題，科學合理投資收藏相關產品，大會邀請業界大師、專家舉辦「紫砂陶瓷藝術投資與收藏專題講座」、「紫砂陶瓷現場製作表演」、「紫砂陶瓷藝術專題作品推介活動」，以及業界大師名陶名器點評活動、相關茶文化活動及每天的紫砂陶瓷知識有獎問答活動。

藝發局資助39個藝團
十萬呎工廈廉價租給藝團及藝術家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香港藝術發展局早前剛完成資助藝團審批工作，主席王英偉昨日會見新聞界，發布獲資助的藝團數量，並邀請三個獲資助藝團介紹發展方向。在商界友好衆多的王英偉又宣布已獲工廈業主提供面積十萬平方呎的單位租給有需要的藝團及藝術家作爲工作室。

王英偉表示，藝發局二〇一一至二〇一二年度共收到五十九個一、二年資助計劃申請，結果有三十九個藝團入選，共撥出二千六百萬元，比去屆多五百五十萬元，包括二十九個藝團獲兩年資助，十個藝團獲一年資助。其中十七個表現理想的藝團獲額外增加撥款，當中有三個拔尖藝團獲得第一年超過一百萬元的資助，包括亞洲藝術文獻庫（獲一百一十萬元資助），「非常林奕華」（獲一百一十萬元資助）及前進進劇團（獲一百萬元資助）。另外也有三個藝團新「上車」，第一次獲得資助，包括竹韻小集、同流劇團及好戲量。

三藝團獲逾百萬資助

亞洲藝術文獻庫獲得一百一十萬元資助，成爲三個拔尖藝團之一。該文獻庫首席研究員黃小燕笑言，本來該組織是申請二百萬元的。該組織今年成立十周年，過去舉辦了約一百五十項活動，之前是資源中心，現在逐步發展成研究中心，近年亦開拓了網絡資源服務。接下來該組織會做更多與香港有關的研究報告，如爲前輩藝術家製作口述歷史。

以音樂劇打響名堂的演戲家族亦成爲拔尖藝團，該團行政總監姚潤敏分享道，九一年成立至今已是二十年了。該團由香港演藝學院第一至第三屆畢業生組成，發展方向是音樂劇。「記得有一年我們演音樂劇《悲慘世界》，導師帶我們去英國看了原裝的音樂劇，回來後同學們都很熱衷做音樂劇」。該團九三年推出第一部音樂劇《1941的女孩》，二〇〇〇年與剛回港的作曲家高世章合作，創作《四川好人》、之後是《一屋寶貝》，奠定了音樂劇的路向。姚潤敏表示，該團獲兩年資助，第一年經費八十萬元，該團很想推廣音樂劇，不僅在本港，還要北望神州，曾往上海、廣州及珠三角其他城市演出。當然，該團亦積極爭取在西九龍文化區落成後有機會成爲一分子。

首次獲得藝發局一、二年計劃資助的竹韻小集，亦是首個中樂藝團獲得這項資助。竹韻小集總監陳照延表示，該團過往曾獲藝發局項目計劃資助，去年首次申請一、二年計劃資助不果，今年再接再厲終於成功，獲三十萬元資助。他坦言，許多由「演藝」畢業的樂手，不懂得行政、組織工作，因此難以運作一個樂團，變成不少樂手轉行成爲音樂導師或學校老師，在「演藝」所學的演奏才華無從發揮。這次獲批款項可用作常規運作，聘請較固定的員工。竹韻小集〇三年成立，至今舉辦過二十五場大型音樂會，他們的方向是以笛子爲主，因陳照延本身是笛子演奏好手，對這方面較爲熟悉，邀請過十位內地笛子名家來港演出；該團又不會與大型中樂團競爭，而是舉辦小組絲竹神韻演奏，每年委約本地作曲家創作新曲；該團還爲本港樂手舉行演奏會，讓他們不必理會行政工作，專注演奏；該團又會舉辦專場音樂會推介中國不同地方音樂，如早前完成一場音樂會是介紹雲南音樂。

至於工廈租用的詳情，王英偉表示，他的朋友主動提出，提供荃灣三層共六萬平方呎工廈用地給藝發局，會以港幣五元至六元一平方呎的價錢租給藝團或藝術家，現正組織專業人士成立工作小組，制定審核程序，並進行裝修，同時向有關部門申請改裝用途，主要是消防方面的安全。王英偉希望在今年年底開始接受申請，明年春節能入伙使用。

▲藝發局主席王英偉（左四）及行政總裁周勇平（左一）與獲資助的藝團成員合照 本報攝

工廈年底接受申請

王英偉表示，業主租給藝發局的租金比該局租給藝團或藝術家爲低，約每平方呎二、三元，但藝發局希望在管理、維修、運作等方面能自負盈虧，因此民政事務局在早期還會提供一筆資金，讓藝發局可以有基本的經費。租約爲期五年，王英偉相信日後也可以續租。

另外，在黃竹坑也已有工廈業主願意提供四萬平方呎場地，王英偉說，荃灣的工廈單位面積頗大，較適合表演藝術的團體，而黃竹坑的則較適合視藝工作者，他計劃不同場地集中用作不同界別的工作室，達到群聚的效果，除了各自的工作空間，也會設一些共同使用的場地如排練室、茶水室等。

王英偉表示，稍後還有位於觀塘區的工廈可提供，但長遠來說還要看藝術工作者是否眞的有租用需求，才決定會否持續爭取更多工廈租用空間。

▲姚潤敏表示演戲家族會以音樂劇爲發展路線 本報攝

▲陳照延認爲許多「演藝」畢業的樂手無機會演奏是浪費政府的資源 本報攝

▲黃小燕介紹亞洲藝術文獻庫的未來發展 本報攝

好導遊
雲家洛

一位好導遊的條件很簡單，行程安排妥當，講解生動，實話實說，與旅客打成一片。

很多導遊都喜歡誇大，告訴你今晚「我們到敦煌最好的餐廳吃飯」，唉，她以爲香港人未見過好東西，策略大錯；但這位好導遊，告訴我們今天吃烤全羊，她不會說這是天下最美味，只叫大家嘗嘗，看味道如何，是否合口味；她說餐廳有歌舞表演，但舞者一天演一百場，可能很累，請大家體諒，給幾元小費。她懂得「期望控制」，避免令客人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講解風土人情，她不會把數據掛在口邊，而是訴說以往帶團路上的笑話，分析不同客人的旅遊習慣，以活潑手法明示暗示什麼應做什麼不應做，令人不單了解旅遊景點，也知道行業運作，從旅遊產業看新疆經濟發展與官僚品性。

新疆民族問題複雜，她也實話實說，沒有迴避，從老父屯墾新疆的軍人身份，說到這一代的新疆人生活，令旅客不單了解風土地理，也知道社會人情與人民的眞正生活，縱是走馬看花，也感到有所得着。

更難得的是，她是天生的開心果，只半小時就和團友混熟，仿如老友一樣，大家對她自然無要求，還會多幾分體諒，於是行程無爭拗，一切順利。

像她這樣的導遊，能幹、爽快、眞性情。旅程告終，她不用開口，小費滾滾來。

在拍賣活動中「搗蛋」
阿 濃

社團籌款義拍有兩種方式，一是「響拍」，一是「靜拍」（silent auction）。響拍由主持人叫價，先設一個底價，規定每口價多少，價高者得。在競爭熱烈氣氛下，每每以高價成交。靜拍不設底價，在物品下設競投紙，有意者寫下自己的名字和出價。想跟上一個出價者競投，就要寫下一個比他高的價。最後出價者可取得該項物品。

靜拍的好處是節省時間，也減少無人出價之尷尬。試想藝術家捐出其作品拍賣，在大庭廣衆間受冷遇，心裡當然不好過。

某社團舉行籌款晚宴，席間舉行靜拍。拍賣的是當代一些書法家的作品。寫得不錯，欠缺的只是名氣。

在場的一位市議員出價競投其中一件作品：加幣二十五元。我想：光是裱工也不止此數，別被他佔了便宜去。我便故意跟他搗蛋，加碼至五十元。他寫六十元，我加到一百元；他寫一百一十元，每次比我多十元。最後我寫二百八十元，他寫三百元。我覺得數目差不多了，不再競投。他拿到那幅字之後還過來對我說：「承讓！」其實由始至終我無意收藏這幅作品，競投只是想幫團體多籌一點錢。這就要估量對手的喜愛程度和經濟能力，估計錯誤我便要「上身」，不得不買下這件作品。幸而「上身」的事至今還沒有發生過。

也曾是勇士
王 渝

在一些懷舊片裡，有時看到老式燙髮的鏡頭，總令我心裡發怵。

那個龐大如鍋蓋的東西上連接着許多電線，這些電線再連接到燙髮女士的頭上。那樣子簡直像是在接受酷刑。我忍不住佩服那些愛美的勇士。其實，我也曾做過勇士。

如果是現在，那樣的燙髮設備與方式，我絕對不敢嘗試。但是對於一個八歲的女娃來說，卻不認爲有什麼可怕，特別是有人向她保證，燙了髮就可以梳一頭麻花似的髮卷子，像秀蘭鄧波兒那樣漂亮，那份誘惑可眞是難以抗拒。

那時八歲的我，心智還沒接觸過人間的殘酷，對着那樣複雜的電髮程序，不曾有過任何不好的聯想。何況要替我燙髮的劉伯伯是我們的鄰居，跟我很熟。他們家的劉兆蘭和劉兆山常和我一起玩。劉伯伯是當時「巴黎理髮店」最紅的理髮師。這家理髮店不僅在我們住的中山東路一帶，大約在南京也算是有點名氣。

劉伯伯替我燙的頭髮，讓我這個小花童在二堂姐的婚禮上，很出了一番風頭。

大學四年級時，一天友人金炳興竟然帶着劉兆山來到我們家，那份恍如隔世的感覺眞是說不清。

那以後我們當然又常在一起玩，直到我出國。現在讀到金炳興的文章時，我都會想起劉兆山，有時甚至興起寫封信去問問的念頭。

障礙
舒 非

那日朋友聊天，我說當今有的詩人小說家，寫的東西就是要人看不懂的。假如艱澀一點，隱晦一點，不是那樣一目了然，要多讀兩遍，倒是無所謂，本來嚴肅文學就是比通俗作品要用心讀。

可是，現在的情形並非如此，有的作者就是擺明要叫讀者讀不懂，作品中大設閱讀障礙。以前是作者擔心讀者讀不懂，現在相反，怕你讀懂！說到底，我認爲那樣的作者是不把讀者放在眼裡。心中根本沒有讀者，只是自說自話。

其實如果心中沒有讀者，不要別人看懂，不想跟讀者溝通，那麼，就不用出書了。自己寫自己看不就成了，可以孤芳自賞，印成書來幹嘛？既浪費紙張又浪費資源。讓多一些樹木活下來不更好。既然出版，製成書本，就是要面對讀者，要讓讀者明白。不要亂設障礙。

我有時會覺得，就是這些非得要人不明白的作品，害死了嚴肅文學。詩人害死詩歌，小說家害死了小說，眞是絕大的諷刺。

還有一個普遍的現象——有的作品，誰都讀不懂，然後就有評論家出來解構。套有理論方式詮釋。然後把該書捧到天上去。理由很簡單，別人讀不懂，我能讀懂。當然是自己最高明了，最了不起。

連最有名的批評家都讚賞，你還說讀不懂，眞沒面子。再也不敢說自己不懂。那是什麼？不就是「皇帝的新衣」。

為良心的緣故
葉特生

孝順父母，不是一個道德上的要求，更是良心驅使。

因爲父母給了我生命，同時也是最無私愛你的人，他們是我生命中第一個，也幾乎是唯一願意這樣愛我的人。當世上一切盡皆不可信，唯有父母，絕對不會惡意出賣我。

當我失敗軟弱，頂撞和違抗他們時，他們也是唯一不究既往原諒我的人。

這樣的人，若果不愛他，怎過得了自己的良心。其實父母對我們並不苛求，能恆常打個電話向他噓寒問暖一下，已經很滿足。

很不幸，大多數人在忙碌中，連這些基本關心都付不起。或者殘忍一點說：日常生活中根本不會想起他們。母親節，順着潮流意思，帶她出來吃頓飯，就自以爲孝順，從而安慰自己的良心。我們不願打電話去關心，有理由：因爲他們太嘮叨。人老了，什麼缺點都顯露出來，子女當然看得最清楚，於是採取敬而遠之，盡量不見面，少摩擦的策略。勉強見面時，頂多敷衍一下，內心一點尊敬和愛都沒有。

當然，我們的行徑，很快就會得到報應。因爲自己的兒女看在眼裡，也有樣學樣。很快會用同樣態度對待你。

到有一天，爲父母的喪禮風光大葬，買最好的墓地，安上最昂貴的墓碑，爲生前不孝作良心的賄賂。這大概可以預計：今後自己的墓地也將會同樣的鋪張，因我們的兒女也會羨慕「孝子」的美名。怪不得從前的人選女婿，要看他對父母如何。漠視生身父母的，天性一定涼薄。一個人可以這樣對父母，也必不敬重身邊的人；對父母表裡不一，假冒爲善貪求美名，對妻子也必加倍爲之。

趁還有機會，務必多關切父母的健康和情緒，今天嫌煩，有日良心也不會放過你。

簡樸生活
黃子程

人生到了某個階段，該是進入簡樸生活的時候。

簡樸生活，英文叫Simple life，以《湖濱散記》作者退休後釣魚的閒適生活作爲典範，或以《歸去來辭》作者辭官務農的生活作爲參考，簡樸生活該是漸漸與大自然契合，而不再與衆生交纏，遠離人群，過着早上捕魚，晚看夕陽的日子，與世再無所爭。

這種生活，讀書求樂，也不必問要從書中得到什麼，能悟是樂，不能悟亦是樂，書也是可看可不看，如果捕魚樂甚、夕陽美極，書也就全忘了，何足惜哉？不要問這麼久不見了誰，說朋友忘了我。告訴你，朋友已踏入簡樸生活時期，這是人生進入了只爲自己的一個難得機會，可說是life in itself——「生命之衣其自己」，再非「生命之離其自己（life for itself）了。生活的離其自己，是人生理念的長期歧出，最終演成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能覺悟而脫穎而出的，就是生命的衣其自己——爲自己而活，而非再「物化」下去，超脫而找到生命的歸宿而不致迷失（lost），而簡樸的生活是此等生命的一種呈現。從《湖濱散記》一書讀到《歸去來辭》一文，生命的本質於此予人一種感悟，在幢幢人影中奔波勞碌後，總在人生的覺悟時期參透玄機，擁有一段簡樸生活的生命，悟過往之迷失。

暢銷作家
關 平

剛讀完Malcolm Gladwell（葛拉威爾）二〇〇九年出版的著作《What the Dog Saw》（台譯：《大開眼界——葛拉威爾的奇想》），很想與衆分享。不用我多說，Gladwell是個舉世知名的暢銷書作家，他近年出版的幾部著作，如《The Tipping Points》（《引爆趨勢》）、《Blink》（《決斷兩秒間》）、《Outliers》（《異數》），都登上各地英文書的暢銷榜，大受追捧。我這本書也是上機前在機場書店買的，讀來深感作者文筆優美，思路清晰，文章寫得有起承轉合，引人入勝，從大小人物的小事物看出去，帶故事性，微言大義，道人所未道，讓讀者閱後感覺有所得益，是他作爲暢銷書作者成功之道。這可能是他作爲《紐約客》（New Yorker）特約撰稿人的實力所在。

我特別欣賞書中有幾篇文章，如《Blowing Up》（爆發）中，談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基金管理人員的工作和心態，就概率的精心計算，反覆估量，設計出一套反主流而行的投資策略，一次意外，便反客爲主，成爲大贏家，遠超過行內幾十年的老手。讀他的文章才明白這些基金管理人員爲何是來自數學、物理學、統計學的悶蛋型人員，而不是什麼專攻財務投資的名牌管理學院MBA。

另一篇談發明和推廣染髮劑故事的文章《True Colors》（眞實顏色）也甚吸引。文章裡的人員對產品充滿激情，並非單單着眼產品作爲染髮劑，而是提升到個人掌握決定自己頭髮顏色的權利，把發明和推廣引申到人權和婦權的層次。

趨着年輕談戀愛
姍 而

年輕時談戀愛是人生一段美好歲月，那時對愛情理解單純，愛就是愛，沒有附加條件。但結婚是另一碼事，責任、忠誠、承諾等熔於一爐，成了有約束力的行爲。很多人在轉變中努力去適應，轟轟烈烈愛過之後，相守在鍋碗瓢盆、柴米油鹽、尿布奶粉的交響曲裡，雖一路摩擦磕碰，但也把二人相對的日子堅守了一輩子，且對這種選擇無悔。

過了年輕階段，對生活已有具體認識，明白了日子的艱難。

那時去拍拖，理性高於感情，就較易爲實際考慮左右。雙方都明白二人在一起，不是有情飲水飽，而是有許多無法繞過去的具體問題，最實際一項便是住房。是和家人同住還是搬出去單過，是租房還是買房，買房首期如何去湊，都叫人頭疼。男方有錢，由男方解決房子像是天經地義的。男方沒錢讓女方出，女方覺得委屈，男方覺得沒面子。佳進去後這還可能成爲吵架的導火線。

香港社會到了適婚年齡還沒結婚的，女性居多，經濟條件一般都較好，不少還買了房子。這一來考慮就更多了，一是擔心男方是爲了房子才娶她，二是怕男方以後就靠她生活。和這些女子交談過，她們的想法不但相當普遍，而且根深蒂固。

有時想，人眞該趁年輕渾渾噩噩時，盡情放縱地拍一次拖，好好享受單純愛的滋味。到長大懂的多就有包袱了，就再也找不到那種純爲愛而愛的心境了。